

天下归元作品
天定风华系列
003

天定风华

TIANDING
FENGHUA

三笑忘归

我愿接受短暂的厄运，
来交换与你继续的一生。
三国的宏图，不过是窗外的月色，
你若不在，月光未满。

天下归元 著

TIANGUIGUYUAN
WORKS

幽默大气
华丽来袭

2011年全国女性文学
最佳新人奖

华语文坛最大气

古言作家

天下归元

『天定风华』第三部

渴盼已久的王者之争，
步步惊心的情仇对决！

命运如巨轮，卷啼笑男女，
翻覆磨折……平定乱世后，
她能否终结命中情劫，
执手天定良缘？

独家精彩番外、四格漫画、
伊吹五月手绘海报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同步
发行

阅读

借8080 发至10086
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girlbook.cn

TIANDING
FENGHUA
Ⅲ笑忘归
【下】
天下归元 著

天定风华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三十一章 腾飞

纳兰述痛极晕去的那一刻，阔大无边的沼泽地里，君珂忽然停住脚步，再次默默回首。

纳兰君让这回没有问什么，静静等待。

君珂闭上眼睛，脑海中似乎还回旋着一声狂喊，纳兰……刚才是纳兰在呼唤她吧？

遥望高达千仞的皇陵山，望着九十度的山体、盘旋着庞大而凶猛的雁和鹄的山间、已经被堵死通道的山底以及山后一片危机四伏的沼泽，她轻轻叹了口气。天公不作美，明明近得只隔一道山壁，却设下无数难以逾越的屏障，令他痛心绝望，令她无奈远离。

一群沼泽鹄阴森森逼了近来，它们已经经过了最早期的惊疑不定状态，开始对这两个看起来很好吃的“动物”产生了兴趣。君珂无奈，头一低，拽着纳兰君让匆匆离开。不能犹豫不走，否则在见到纳兰之前，八成就得进了这群食肉猛禽的肚子。

两人不敢休息，不敢停留，遇见任何生物都绕道，走了整整三天，四面的动物，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大小。

“总算走出来了。”君珂舒了口气。

浑身的劲一松，君珂顿时就瘫在了地上，“无论如何，先休息一晚，明天找找看四面有没有人烟。”

纳兰君让看着远处，“那里有水塘，你要洗澡吗？”

他这么一问，君珂便觉得浑身发痒，在地宫里摸爬滚打，身上血泥灰汗已堆积得寸厚，眼见那泊水清亮洁净，这时不让她去洗澡，她恨不得去死。

然而她犹豫一下，还是道：“我先休息一下，你要是去，我给你护法。”

纳兰君让笑了笑，带着断刀过去了。君珂怔怔注视着他的背影，没想到太孙对于洗澡的渴望比她还剧烈，不过也不奇怪，金尊玉贵嘛。

她忘了及时收回目光。纳兰君让已经开始脱起衣服，金甲一卸，线条流畅肌肤饱满的肩背在月色下一亮，君珂连忙转开眼，脸色微红。

眼光这一转，忽然便觉得有什么东西从眼角光影里掠过去，她一惊，下意识要追过去，那影子倏忽不见，仿佛只是风动枯木的幻觉。君珂想着那方向正是纳兰君让洗澡的地方，这一追难免就要占人便宜，只好遥遥大叫：“太孙，小心，

注意四周！”

纳兰君让应了一声。君珂提心吊胆等着，那边却没有什么异声。

半晌，纳兰君让安全回来，君珂也便去了疑惑，也许真是自己杯弓蛇影了。

月光下洗浴清爽的纳兰君让，乌发湿淋淋滴着水，衬得眉目更加鲜明俊朗。他经过皇陵风波，眉宇神情似乎有了变化，微微柔和了些，却是一种带着淡淡疼痛和沧桑的柔和，像铜鼎里焚尽的淡白的香灰或岁月里积淀了年华的发黄长卷。

他立在那里静静看君珂，近在咫尺，君珂忽然觉得他遥远。

这种目光让君珂不自在，她掩饰地转开眼，道：“我也去洗洗。”三步两步离开，感觉到那目光，一直静静黏在自己背上。

在溪水边蹲下来，君珂并没有洗澡，只用布蘸了水抹了抹身，随即解开随身的两个包袱。

这是她从皇陵里拿来的战利品，一个是巨蛙肚子上的箱子，一个是开国皇帝棺槨里的长匣，当着纳兰君让的面，她一直没有机会打开。

箱子很古朴，君珂拿在手里看了半晌，却发现没有锁孔。没有锁孔的箱子，按说就该以外力打开，但君珂觉得，如果这是长生子的东西，那就绝对不应该是这样的选择，一旦外力打开，可能会遭受到猛烈的攻击，最起码里面的东西也会毁去。

这世上没有打不开的箱笼，关键还是要找到办法。

君珂将箱子举起，对着月光，想找到其中隐藏的缝隙，这么一举，忽然觉得眼前一亮，一片淡淡的白光连绵，隐约竟可以看见对面的树影，仔细一看才发觉，是那些刻在箱子上的道家符篆在发光，但再仔细一看，又发觉发光的不是符篆本身，而是这些字本身是透明的，能够透过月光。

从透光的区域，能隐约看见里面的东西，似乎是液体，液体里还泡着什么。君珂再仔细转了几个角度，发现箱子四周有一些奇异的东西漂浮在液体里，闪着细碎的金光。

液体似乎很浓厚，不像是水，里面的金色毫毛一样的东西看起来很眼熟，君珂心中一动，在自己袖囊里翻了翻，翻出一个软软的圆珠。

那是当初她在云雷城簪花之比中，从云家姐弟的九转玲珑塔中赢来的东西，一直没看出来是什么，只感觉似乎是好东西，便随身带着。此时掏出来对着月光一看，和箱子里的液体金光十分相似，君珂心中不由一动，心想这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她一手托着箱子一手抓着圆珠在那儿思考，忽然透过半透明的箱子，看见一道黑影一闪！

君珂一惊，左手箱子一扔，右手下意识一紧。

她右手中还捏着圆珠，这一捏紧，圆珠噗一声爆开，一道金色毫光直射箱子，但此时君珂已经顾不上，她翻身跃起，就往那黑影出现的方向追过去。

刚才那黑影近在咫尺，她一闪便到，然而转目四望，风声寂寂，哪里有人影？

君珂愕然良久——以她的速度和眼力，这么近的距离，怎么可能逮不着？难道这林中潜伏着一个超级高手？忽然又想起自己的箱子，君珂立即回头，生怕对方目的在箱子，这是调虎离山。

箱子却还静静待在原地，圆珠却不见了，只留下一层质地特殊的皮囊，君珂愕然抓起那层皮囊，左看右看。咦，里面的液体呢？金色毫毛呢？

她又捧起箱子细看，随即大惊失色。箱子里的液体，不知何时已经开始沸腾，透过月光可以看见，里面金色毫毛一阵冲撞，顺着特定的轨迹在箱子的液体里四射，发出一阵噗噗连响。仿佛内部的机关被不断启动，正在开锁。

君珂立即要丢开箱子，但是已经迟了，箱盖啪一下弹开，里面一片沸腾的银色的液体，在接触到空气的瞬间，诡异地平静如初，就像一片银亮的镜子，中间嵌着一个玉盒。

银光粼粼，白玉润泽，月色如水，古箱青铜，相当清爽漂亮的颜色组合，君珂忍不住轻吸一口气，“真美……”就在他吸气开口的一瞬间，那些银色液体忽然气化为一片银雾，扑向她的面门！烟雾近在咫尺，君珂吸气间，几乎避无可避地，将银雾吸入！

毒雾！君珂惊得魂飞魄散，拼命将刚刚进入气管的烟雾向外喷吐，连逼之下，才喷出两三口，但是大部分还是进入了肚子。

四面风声忽然急了些，树木唰唰响，听起来像是久远的灵魂的叹息——真是可惜，这么好的东西吐什么吐，这丫头傻了吧唧的……

君珂吐不出来，又觉得体内好像没什么中毒的迹象，也便罢了。她悻悻看向箱内，一个白玉盒，一把金色的细微的毫针，细到几乎肉眼不能看见，却令人感觉无比坚韧。君珂打开白玉盒，里面一本薄薄的发黄的册子，她心中暗笑，狗血的设定来了，武功秘籍！

目光落在封面上，她眼神一直，“天驯术”！

君珂第一反应就是将册子抓起，唰地揣在了怀里，随即鬼鬼祟祟回头看，纳兰君让还在调息，背对着她。

君珂舒了口气。不禁庆幸自己的好运，这箱子果然是长生子的，大概太祖皇帝对这本书十分觊觎，而长生子身为宫廷供奉，为了避免防不胜防地被取走这本书，干脆把这书留在了皇陵之下。这位一代道师之所以放弃皇家扶助，令子孙代代封闭山门，只怕还是因为害怕将来有一天秘密揭开，他这一系的子弟会遭受皇室的疯狂

报复，所以干脆早早脱离。

君珂想通了来龙去脉，心中欢喜，立即打起了那群沼泽鹧的主意，盘算着回到云雷后，要找个时间来这里驯养一批乌兵才好，随即她又发了愁，不行啊，巨物沼泽有辐射还有杀人声波，一般高手都根本没办法在那里待很久，也不可能把沼泽鹧给运出去驯养，这本《天驯术》看似宝贵，其实也就是个鸡肋。

这本书落在别人手里，即使没有沼泽鹧，那也是绝对宝贝，最起码可以驯驭外面那些普通狼，但对君珂来说，么鸡就是天下兽王，所以她不稀罕这个。

君珂早就发现，么鸡的吼对群兽基本有用，尤其是对狼这一科，但对飞禽影响不大。

正在丧气，忽然君珂觉得腹中一痛，仿佛听见轰然一声，她体内因为吞食了苍芩老祖那个什么宝丹，忽而虚弱忽而强壮的气流竟突然爆发，似乎被什么外力搅乱，刹那间，连带她体内属于沈梦沉的一点真气和属于梵因的大光明内力，还有冰纹内功，通通被混搅在一起，狂冲向她的经脉。

这种感觉就像人瞬间成了泥人，被打碎重组，冰水里浸泡一阵，烈火里淬炼一阵，电光惊雷狂打一阵……一波一波的痛苦狂飙而来，君珂一个踉跄便栽倒在地，想要呼救却发不出声音。只听见砰一声微响，她脸上一片冰凉，似乎栽下来时，脸撞到了水面，然而那种感觉转眼又被极度的痛苦所淹没，她不知道自己身处哪里，不知道四面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意识越来越混乱，气息越来越窒闷，仿佛下一个瞬间，便将被死亡没顶，无所救赎。

她不知道此时她因为所处地形不对，一栽下来就把脑袋栽进了水里，而剧痛之下她无法调整呼吸自救，眼看一时半刻，小命就要玩完。

君珂如果知道来龙去脉，不知道是该慨叹自己运气好呢还是不好？她在陵墓里误打误撞吃掉的那颗宝丹，本就是长生子毕生炼丹所得的极品，该和这箱子里的液体一起服用，淬炼丹田肺腑，但如果不一起用，只会自爆而亡。当年长生子在修建皇陵时，曾经得到云家先祖的帮助，为了表示感谢，他将开启铜箱的钥匙，也就是那颗软圆球送给了云家，还曾留下一封书卷，将皇陵的部分秘密和自己的这颗宝丹所在做了个隐晦的指示，只是指示太隐晦，云家研读数代不得其解，直到苍芩老祖有次无意中发现，参破了其中的秘密。

为此苍芩老祖收云家家主为徒，将这书卷拿到了手，并自幼培养云涤尘，好为取宝做准备。但这书卷到他手中时，已经因为保管不善而残破，提及这软圆球钥匙的部分被老鼠啃掉，以至于云家虽然一直保管着这钥匙，却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竟然被云家不争气的后代拿出去，作为簪花之比的奖励，被君珂赢到了手。

按说君珂拿了这个也没用，但偏偏苍芩老祖找到了宝丹，又吃了下去，他吃了

宝丹，却没有得到铜箱内的液体，当然无法存活，而宝丹的毒性和燥性在苍苓老祖体内得到净化，再转到君珂体内时，已不会令她转眼就死，如今更是诸般巧合，终于把两件东西配齐。

只是运气好到了极致，就是一个泰极否来的过程，君珂本来有所奇遇，却遇上这见鬼的水边；本来也不致这般痛苦，偏偏她底子差学武迟，真力混杂，来源奇异，这使她融合内力时遭遇了别人三倍的痛苦和阻力，怎么能不倒霉？

她一开始还在挣扎，渐渐便没了力气，水面上咕嘟嘟冒出一片水泡。

纳兰君让背对君珂坐着，君珂一直没能发出什么声音，他也没有发现，因为君珂在洗澡，他只得抱元守一，不敢回头。

沉静的意识忽然微微一动，生出一缕烦躁，带着强烈的不安和警兆，纳兰君让睁开眼，试探地轻唤：“君珂？”

没有回答。

“君珂！”纳兰君让微微提高声音。

一片沉静。纳兰君让竖起耳朵，远处有隐约的咕嘟咕嘟声音传来。

“君珂！”纳兰君让脸色一变，断刀一竖。断刀如镜，倒映身后的水塘，没有人影！

纳兰君让闪电般转身掠来，哗啦一声，他将头埋在水里的君珂拖出来，毫不犹豫按住她的肚腹控水，大片的水从君珂嘴里喷了出来，但气息还是没有恢复。

纳兰君让俯下身，想给君珂渡气，然而他脸色忽然一变，身子僵住，痛苦神情一闪而过。

两人靠得极近，君珂浓密的睫毛被水润湿，唇瓣如苍白的玉兰花瓣，颤着盈盈的露珠。

纳兰君让的唇，碰着那唇上露珠，却终究没有更进那一丝距离，他闭着眼，俯着脸，停在她唇上一丝距离之外，似乎沉醉又似乎渴望，似乎渴望又似乎决绝地，沉浸在她的浅浅幽香之中。

刹那接近，却是天涯之距。

随即他起身，离开她，抱住她的手腕，意图以真力冲开她封闭的气息。手指刚触上她的手腕，他脸色一变，他的真气在那股凶猛混乱的飓风里，就像一道微弱的气流，瞬间被扯碎，纳兰君让只好少量输入真气，一点点疏通君珂体内的混乱。

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很多时候纳兰君让觉得自己的真力也被搅碎打散，不知不觉染上许多属于她的气息，然而此刻他心神都在她身上，也没注意到自己的内功也已经被那霸道的气息搞得不纯粹。当初长生子炼那丹本就是一种尝试，他想炼出一种可以融合天下内功，也可以令天下内功接受的药物，丹成后他却发现无法试

验，世上武人都是一种内力，谁也不会三心二意练多种内力一事无成，他只好雪藏了自己的成果，留待有缘人。

君珂就是这个有缘人，可惜又太谨慎，没肯把所有的银色液体都喝下，这使她融合的时间被拉长到很久很久……

好一阵子，纳兰君让觉得君珂气息稍微稳定了些才放开手。君珂慢慢睁开眼，先是一阵猛咳，吐出很多水，好半天才衰弱地躺在地上喃喃：“霉到家了……”

纳兰君让长舒口气，一转眼看见箱子里的金色毫针，“咦，晶芒？”

“什……么？”

“这好像是传说中长生子的武器。书中说他‘金芒起于襟袖之间，夺命无声。中者周身如乳突起，筋脉毁损’。难道说的就是这个？”

君珂想了想那描述，觉得不寒而栗，但还是将那东西收起。

纳兰君让没有问她哪儿来的这箱子，他出身皇族，外物从来都不放在心上。

君珂好半天恢复了点，软绵绵地爬起来，随即苦笑，她发现自己的内力，好像没有了。好歹先前还有强盛状态，现在连强盛状态都找不到，虚弱状态也没了，她现在更像一个普通人，只是丹田之内，似乎还有一股真力游动，却已经不同于之前任何一股，而是一种全新的、更为纯粹和凝练的气息，更奇妙的是，这种气息兼具她以前几种内力的特质，转换自如。

这实在是好事，这将使她不需要再担心多种内力带来的反噬，也不用再试图在内力之间搞平衡，但问题是这美妙的内力太少了，换句话说，短时间内，她和普通人差不多了。

君珂也不知道是福是祸，眼前还没脱离危险，她忽然武功受制，回程之路又多困难。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君珂道，“刚才我一直觉得有动静，我们必须走。”

纳兰君让无声负起她，君珂一让，“我自己能。”

纳兰君让理也不理她，一把将她抄起，君珂无奈，伏在他背上，闭上眼睛调息。眼睛一闭，她忽然就“看见”了自己的丹田。丹田内一缕白气，晶莹有如玉质，缭绕体内气海，以一种极缓而又从不停息的速度在增长。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不能说是“看”，却清晰地知道一切直观景象，君珂心中骇然——听说道家修炼元婴，神通内视，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在这种感觉里，人对于外物的敏感也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度，她不需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地上初长的春草偃伏的角度，不远处河水下三米一条鱼扎进了河底淤泥……十丈外一个矮小的黑影手臂轻轻一动！

“西北方向，长矛！”君珂忽然一喝！

纳兰君让想也不想，身子侧翻，刚刚落地，噤一声轻响，刚才他站立的位置，插入一柄黑色的长矛！

两人对视一眼，俱是眼神骇然。这矛简陋，射矛人的手法却惊人，夜色、远距、林中，几乎每项都不是射手的有利条件，但射出的矛，快得连纳兰君让都没察觉，差点躲不过去！

君珂觉得，如果不是自己忽然有了极其灵敏的感觉，刚才的一矛很可能就会将她和纳兰君让穿成人肉串。此时她却已来不及思考，人影纷纷闪动，长矛雨点般飞来。

“东南方向三步！”

“西侧，前冲！”

“上往北！”

“退！”

矛飞如冷电，撕裂林中的寂静与黑暗，树皮被急速的穿刺力刺得爆射开来，炸出一蓬一蓬的白色碎屑。

纳兰君让负着君珂在碎屑中穿行，按照她的指示前进后退，很多时候一些动作不合时宜，可君珂怎么说他都不予怀疑，移动的速度渐渐越来越快，淡金色的衣甲连绵成一片耀眼的金光，在这黑夜里明明是最清晰的靶子，但随着君珂越来越看得清楚，那些一开始还能擦着他衣角的矛，渐渐便连他的步子也追不上了。

对方武器似乎不足，杀伤力比较强的矛渐渐地稀了，这回换了自制的箭，不得不说对方射术精妙，为君珂生平仅见，如果不是君珂眼力忽然提高，恐怕早就受伤了。

冲过几轮箭雨，君珂的视野里出现大批的矮小黑影。靠得这么近，这些人依旧没有惊慌，一边射一边后逃。

“左一丈！”君珂低喝。纳兰君让脚跟向右一转，却在即将右转的时候忽然向左狂扑，手一伸，已经抓住了一个正欲逃跑的人。

“你是谁……”一句话还没来得及问出，那人忽然身子一扭，纳兰君让就感觉手中忽然滑过了一条泥鳅，那人竟生生从他的掌握中滑了出去。

不过那人也没能逃开，一只手忽然挡在了他面前，一把便扼住了他的咽喉——看那样子，就像那人正要把自己的咽喉送到她面前去一样。

那手臂自然是君珂的，她先一步猜到了那人的轨迹。

这人被擒，四面一阵呼哨，其余人竟没有再逃，而是原地站下，然后慢慢逼近。

君珂此时才注意到掌中的人，原以为这些人这么滑溜，一定身上涂了油，结果没有，只是皮肤特别滑腻，还似乎很厚，另外也比常人黑了点。

这些人个子都不高，基本都在平均线以下，双臂却极长，肌肉发达，目光精

锐，此时正充满敌意，又有些惊异地望着他们。

君珂爬下纳兰君让的背，纳兰君让拔起一根矛。矛是黑色的，矛尖很特别，不长，有珐琅质，看起来眼熟，两人还在辨认，已有人道：“鼠牙。”

这些人说话语气生硬，感觉很不熟练，但确实是汉语。

听见这样的语言，两人都松一口气，还以为是大荒泽的兵，看样子还是云雷这边的人。

那句“鼠牙”令两人一怔，仔细辨认一下不禁脸色一变。哪有这么大的鼠牙？这不分明是不远处巨物沼泽的老鼠的牙？

再一看这些人穿的衣服，鼠皮袄，鹄羽裙，雁毛帽，分明是巨物沼泽里的猎物。也有以普通兽皮穿着的，君珂发现，好像越站在前面的人，这些巨物沼泽猎物战利品也越多，这似乎也是他们用以确立自身地位的方式。

君珂忽然道：“云雷。”

对方一个老者脸色一变，“云……雷……”

他的神情说明了许多东西，君珂舒一口气，笑了起来。

后来的事便简单了，放了人质，开始交谈，君珂很快便知道了对方的身份，竟是最早一批云雷人的后代，那批云雷人被征来建造皇陵，在最后的灭口程序之中，有一百多人因为熟悉地形留了后手，从皇陵之下逃脱，逃出来的人有一小半死在巨物沼泽，剩下的人找到了这块安全的地域，从此在此生存，好在其中有男有女，繁衍也没什么问题，几百年下来，难免存在一些近亲繁殖，人数亦渐渐数千，俨然是一个小部落。

这些云雷人祖先就是云雷一个号称射术和反应最灵敏的种族，也正是如此，他们成为被陪葬的千万工匠中的存活者，因为种族血统繁衍一直保持着高纯度，他们的这种优势在数百年之后不仅没有退化，甚至更有进步。

多年来在巨物沼泽边缘游猎，使他们射术惊人；巨物沼泽动物坚硬的肌肤，锻炼了他们的膂力；他们射出的东西，哪怕是一块石子，都拥有非凡的杀伤力。不过他们还是不敢多进入巨物沼泽，能射杀巨物沼泽的动物，就是该村落勇士的象征。

先前那些人之所以对君珂和纳兰君让动手，就是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也是猎物，当然，武力在哪里都是话语权，现在没人打算再猎杀他们了。

这些人对君珂和纳兰君让居然能穿越巨物沼泽十分惊讶。君珂简单介绍了自己和云雷的渊源，立即获得了他们的接受，却没敢如实介绍纳兰君让的身份，在这些被大燕皇室迫害之人的后代面前，还是算了吧。

村长热情地邀请君珂在此居住下来，村落里的小伙子立即目光灼灼，口水滴答，其中一个口水滴得最凶猛的小伙子，直接上前来就要拉君珂的手，“漂亮……

我还没老婆呢……”

啪。一枚石子飞来，敲掉了他两颗门牙，小伙子捂着瞬间肿起的嘴，满嘴漏风地大叫，“谁……谁……谁打了饿……”

君珂瞥一眼太孙殿下。太孙殿下目不斜视，昂然直立，搓搓手指上的灰……

“不了。”君珂含笑婉拒村长，“我们还要赶路……”

“赶路？赶什么路？”村长露出诧异的神情，“没有路了啊，到了这里，就出不去了。”

“什么？”

两天后，当君珂面对着一片茫茫的、全是淤泥的沼泽时，终于明白了村长的话。

“嘻嘻……我们的……也想出七（去）……够（过）不了……”被打缺牙的小伙子，不屈不挠，自愿引路，带君珂来到了沼泽的边缘。

君珂试着扔出去一片树叶，树叶立即沉了……君珂的心也沉了下去。难怪这里是真空地带，难怪这些人近亲繁殖，他们一定也试着走出去过，但几百年了，没有成功！

“饿（我）走给你看啊……”小伙子躺上沼泽，灵活地滚了几滚，用一种奇异的身法在沼泽面上沉浮几下，忽然就到了十丈外。君珂眼睛一亮，这才明白他们的皮肤为何那么溜滑。

那小伙子忽然一声尖叫，连滚带爬地又滚了回来，快到岸边时险些沉下，还是君珂援手才将他拖上来。拖他上来时，君珂隐约看见淤泥里冒出一一点尖锐的轮廓，小伙子惊恐地指着那个方向，“袖（兽）……袖（兽）！”

君珂叹了口气，回望纳兰君让，纳兰君让脸色铁青。

沼泽不仅飞鸟难渡，里面还有猛兽！就算他们想滚着过去，但滚动时，如何抵抗这些神出鬼没的东西？前方是巨物沼泽，后方是千里淤泥，他们被夹在中间。

“看来……”君珂眯眼看着云雷的方向，脸上似悲似憾，“我们真要小住一阵子了……”

小住一阵子，最终变成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年，他们在巨物沼泽边缘和淤泥沼泽边都扎了个草屋。这一块地域足有数百里方圆，物产丰富，历来是猎物最多最凶猛者住在中心，其余散落四侧，越边远的越被排挤，因为没有猎物，他们被安排住在最危险的边缘。

当然，之后他们不停搬家，越住越往中心，不过留在两个沼泽边缘的草棚还在，两人都需要修炼武功，并学习沼泽滚动之术，草棚子到哪都是两个，他们对外自称是兄妹，避免了多事者试图将他们凑成一团的麻烦之后，却多了被求爱的麻烦。

每天早上，纳兰君让都要漠然踩扁两堆野花，一堆是送给他的，一堆是送给君珂的。两堆规模都很惊人，被他日日摧残日日在，日日在日日摧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君珂有时候很佩服这个种族的韧性和毅力，并哀悼这里的花，自从他们来了，这里的花就几乎没盛放过……

君珂的内力在慢慢复原，轻身功夫和眼力射术突飞猛进，缝衣服的技术也一日千里，纳兰君让现在已可以坦然穿着她缝的兽皮衣出现在人前了，不像一开始，他宁可金甲穿到露肉，也坚决不穿她的手工活。

那年冬天，草棚子里，君珂度过了她的二十岁生日，那时她已经可以横穿巨物沼泽，但山崖只能爬上三分之一，那天晚上纳兰君让亲自下厨，为她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菜谱是烤鼠肉、蛇羹、麻辣鹌鹑肉、清蒸雁肉干、兔头煲——被视为该村最高级别宴席。

太孙殿下的厨艺经过一年磨炼已突飞猛进，当初君珂就将两人的事务做了分工。关于谁做饭谁洗衣服的问题，纳兰君让两样都不肯，但在君珂坦然将他的裤衩送给村中姑娘之后，他立即答应了做饭。

一开始，就像太孙裸奔也不肯穿她做的衣服一样，她也宁愿饿死也不吃纳兰君让做的饭，不过现在好了，她相信纳兰君让就是回去没皇帝做，最起码也可以做个厨师。

酒足饭饱……呃，没有酒，兽足人饱后，君珂躺在草椅子里呆呆望天，想着那年碧云轩酒楼上，盒子打开那一霎惊艳光华，想着那件送给自己二十岁生日的礼物，忍不住摸摸自己插着荆钗的发，苦苦地笑了笑。

她在月光下睡着，眼角有淡淡泪痕。半夜时，纳兰君让轻轻将她抱回了她的草棚子，看见她眼角的泪滴，他俯下身，似乎想要吻去，但终究和那一次一般，停在半空。

那一年，也便那么过去了。

第二年，村长死了，部落里要重新选村长。君珂那时已经住在村中心，直接闯入了村里的自建祠堂，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声呼哨。

众人正茫然，忽然听见头顶有巨大振翅声响，还没反应过来，一声巨响，屋顶被掀翻了。众人骇然抬头，就看见只剩下横梁的屋顶之上，一左一右，盘踞着两只巨大的沼泽鹧——巨物沼泽里最凶悍的猛禽！

这个部落的人存在至今数百年，从来没有人能猎杀沼泽鹧，更不要说生擒。不对，不是生擒……众人仰头望着那两只凶睛闪闪的猛禽，找遍它们全身，也没找到任何锁链。

君珂仰头，飞快地发出几个古怪的音节，然后，两只沼泽鹄飞了进来，众目睽睽之下，撒娇地在她身边蹭了蹭！

那一年，君珂当了村长。她做村长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了全族以猎物多寡圆圈分布的习惯，下令所有人迁往巨物沼泽边缘，沿线居住。

全部迁居完毕的一个早上，她让全族青壮等候在沼泽边缘，然后一声呼哨。

众人的惊呼几乎炸响了不远处的巨物沼泽。一大群沼泽鹄，出现在众人面前。

“一人一只！”君珂的喝声清脆，“从今天开始，它们就是你们的坐骑，你们要教会它们听你们的命令，并且，教会它们攀登！”巨物沼泽里所有的飞禽都不善飞行，顶多飞到半山腰处，君珂希望它们坚逾钢铁的利爪，能够插石攀登，将所有人带回云雷高原！

所有人都小心又兴奋地靠近那些猛禽，只有纳兰君让站在自己那只沼泽鹄面前，遥遥望着她，神色痛苦。君珂默然，当晚住回了自己原先的棚子，离纳兰君让那边远远的。

彼此生死与共两年，两人当真已有了兄妹般的情分，但此刻，当她欲图组建鹄骑的野心昭明，她就不得不离开纳兰君让。属于她和他之间的，已经因为这特殊隐居环境淡去的阶级和立场鸿沟，在鹄骑出现的这一刻，再现。

那一夜，两人的草棚在月色下沉默。君珂在棚中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看着棚顶到天明。

她不知道，纳兰君让在他自己的那个棚顶，遥望她棚顶上的长草，也是凝望到天明。

之后，夜夜如此。

那一年，也便那样过去了。

第三年，君珂二十二岁，做村长已经两年，内力不仅恢复，还超过了原先的水平，可以在巨物沼泽来去自如而不受伤害，徒手攀登皇陵山顶却还差着一段距离，在淤泥上滑行已经可达千米，也还离对岸遥远。

那一年，鹄和族人们已经相处无间，基本能听懂指令。它们足可劈裂山石的利爪，已懂得一步步抓着山石前进。不过所有的训练还是在安全地域进行，毕竟族人们没有内力，无法抵御巨物沼泽的杀伤力。

那一天，天刚蒙蒙亮，冬日草甸上一片乳白的雾气，雾气里忽然传来一声长啸。

长啸声里，四面的雾气仿佛遇上实质的战刀，被悍然劈开，一条人影箭似的从草棚子里射出来，刹那间穿越冬日微冷的空气，出现在数里之外。

“鹄骑准备！”一声命令，传遍数里，一群男子面带激动之色奔出，各自仰

头，召唤来自己的鹄。巨大的猛禽展开的翅膀遮天蔽日，天色都因此暗了下来。

有人携带着包袱，有人爱惜地拴好自己的长矛，缺牙的小伙子小心地背上食物。

君珂经过看到，一巴掌打了下来，“不需要！”她爽朗地笑，“出去后，有你吃的！”

“有炒雀石（舌）吗？有红烧田鼠吗……”

“有所有你没吃过的好东西！”

“有……有和你一样漂亮的……女能（人）吗？”

君珂回头看了一眼这家伙，这几年他一直没娶，难道就是为了坚持等到这一天，好娶一个“和她一样漂亮”的妹子？

“多！”

小伙子哈哈笑开，待君珂已经走远后，却转脸低骂：“扯淡！”

一排鹄黑线般列开，日光下，羽毛闪着微光，君珂背上绳子，骑上自己那头最强大的鹄。

君珂仰望着远处的皇陵山顶，她几番进入沼泽查看地形，已选定了一个最合适的斜线飞越距离，可以控鹄直达半山腰，之后再攀登，也避免了族人们穿越沼泽距离太长时间太久受伤害。

她深深吸口气，抚了抚自己的那头鹄。三年准备，日日磨炼，是非成败，在此一举。

“加油！”

一声穿金裂石的长鸣，黑云一闪，巨鹄飞起，巨大的双翅展开，罩住了那些激动的族人，也罩住了纳兰君让沉沉的眉睫。

他脊背挺直，挽住巨鹄的手却微微迸出青筋，明明马上要伴同她飞越天堑，明明知道她只是暂时飞离他的视线，心里却知道，这一别，当真便是永远。

三年相伴，日日夜夜，是上天给予他的最珍贵的礼物，走到最后，命运展开双翼，每片羽毛都写着飘离的结局。她终将越飞越远。

他淡淡笑起来，不知是落寞，还是满足。

……

君珂没有俯身，她一直昂着头，遥望阔别三年的方向，云雾呼呼而过，潮湿的水汽浸润了眉端，忽然眼前一亮，雾气如匹练般分开，露出苍青的山体。

君珂仰着头，日光如此明艳激烈，刺得她目中一阵酸痛。

她眨眨眼，晶亮也如日光的液体，哗啦啦落下来。

第三年！



第三十二章 神兵天降

第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写在别离的日子里。

当初皇陵山下她无奈离开，原以为不过兜一圈便能回到原地，不想这道路中折，从彼岸走回，历时整整三年！纳兰，一别三载，你可好？

巨鹄冲天而起，穿云破雾，划出一道白色的长弧，转瞬已经接近皇陵山半山腰。

咔，一声轻响，坚硬的利爪插入山石，巨鹄一步一步顺山而上。

咔嚓咔嚓，山石在它脚下不断碎裂。

越往上风越烈，刮得人长发横飞，被山间水汽所染，如旗招展。

忽然，云雾一开，日光似金锦，大片铺于头顶，皇陵山顶已经抵达！

山巅风声猎猎，山脚下是一望无际的高原，隐隐可以看见百里之外的云雷城池，如一匹巨兽安然蹲伏。

君珂又深吸一口气，一瞬间眼睛被山风吹湿。阔别三载，不见时不知想念，再见时才知不是不想，而是思念早已深入骨髓。她张开双臂，大声呼喊：“云雷！”

声音穿透云雾，滚滚传入后山沼泽之下，底下一阵欢呼，知道梦想终于成真！

两个时辰后，一千五百名族人才全部到达山顶之上。族中精壮者最先出山，还有一批老弱者，留在了原地。

“底下就是云雷城，你们的家乡。”君珂指着那座灰色的城池，“你们需要有个名字，叫鹄族吧。”没人有异议，君珂两年的村长生涯，已树立起了无可比拟的威信。

然后，君珂转身望着纳兰君让。纳兰君让沉默，乌黑眼睛里似乎什么情绪都没有，又似乎写满了心事，只是君珂看不懂，也不想懂。

山风冰冷，枯草瑟瑟，默默对望的两人，数着彼此间的距离，当前不过三步，之后便是天涯。三年相濡以沫，再转身又是生死之敌，排山倒海的疼痛涌来，窒住人的呼吸。

这无可奈何的命运，这不知如何自处的人生。

君珂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告别、宽慰、怀念、祝福……似乎都不合适。

纳兰君让凝望着她的神情，在她眉宇间捕捉到一丝疼痛之色，他眼眸一动，淡淡笑了。这一笑平静温存，毫无怨尤，只有对这命运大方馈赠的一千多个日夜的感激。

“一路顺风。”

他的平静令君珂好受了些，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你……不和我一起吗？”

“云雷附近应该还有我的护卫在搜寻等待。”纳兰君让摇头，“我有办法联络到他们。”

君珂默然。大陆局势本就复杂，历经三年时光，谁也不知道如今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两人一出沼泽，立即便要恢复自身的角色，而彼此的身份地位，注定了他们不能同行。

“保重。”

“你也是。”

淡淡数语，作结三年相伴。命运的沉重，已无法承载更多殷切嘱咐。

君珂抿紧唇转身，将那人沉沉目光压在身后，朝云雷方向一挥手，“我们回家！”

“回家！”

巨鹄下山，行到山底时，君珂发现在皇陵山的废墟之下，不知何时也出现了一座陵墓，华美壮观，占地数里，墓园里似乎还有供人居住的建筑，只是园门紧闭。君珂隔着园门看了一眼，发现墓园里面十分洁净，似乎有人常常清扫，不过看不出是谁的墓。

君珂想，能在这里这么大手笔造座墓园，只怕是云雷的重要人物。只是她此刻心急回国，也无心多看，带着族人再次起程。

百里路程，以巨鹄的飞驰能力，很快便到，为避免引起云雷城的恐慌，君珂没有直接把人带进云雷城，而是在离城十里之处降落，那里有尧羽卫在山中扎营时留下的草屋。让众人留下休整后，君珂点了几个人，带他们先进城，搞清楚当前云雷的情形再说。

三年前她走的时候，云雷正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灾祸，事后结果如何，她也不知道。十里疾驰，看见云雷的城门时，君珂长舒了口气，还是云雷的旗帜！咬咬保住了云雷！

看着繁华不下于当年的云雷城，君珂险些热泪盈眶，好一会儿才平复心情，混在百姓中进了城。

云雷是塞外之城，不穷，比起内陆城池来，却也算不上繁华，不过，看在那些个从没出过沼泽的野人眼里，就简直是天堂了。现在已是鹄骑副队长的缺牙小伙费亚，屁颠颠跟在君珂身后，一路大呼小叫，大惊小怪，“村长，泥（那）个是神（什）么？”

“糖葫芦。”

“泥（那）个……会转的呢？”

“风车。”

“泥（那）衣服……哈（好）漂亮。”

“女装，你要穿吗？”

“泥（那）是饭锅！饿（我）认得！”

“那是马桶。”

“神（什）么叫马桶？”

“喝水的。”

“哦，好大桶！”费亚向君珂要了一枚珍珠，颠儿颠儿地奔过去，把价值连城的珠子往人家手里一抛，抓了个马桶就跑，一边跑一边抹汗，“哎哟，也不知道能（人）家肯不肯换……”

“你买这个干吗？”君珂诧异。

费亚神秘地笑而不语，在旁边一条小河里舀了一桶水，恭恭敬敬地奉到君珂面前，“村长，渴了吧？喝。”

君珂：“……”

马桶水被君珂坚决婉拒，费亚也不生气，乐呵呵地将马桶背在背上，在路人怪异的目光中招摇过市。半晌，他的嘴瘪起来了。

“怎么了，不高兴？”君珂倒是喜欢他，费亚小她一岁，在她眼里跟弟弟似的。

“骗子！”费亚勃然指控，“木（没）有漂亮的！差得远！”

君珂扶额，敢情这小色鬼，就记得漂亮姑娘！

为了表示对费亚的抚慰，君珂决定先带他们去换衣服，然后去酒楼吃饭，随便兑换了一块从陪葬品上敲下来的金子，就叫了满满一桌菜。

四个小伙子自从菜上桌，就没从碗里抬起过头来。费亚蹲在凳子上，一边四处乱抛鸡鱼骨头，一边大喊：“好刺（吃）！好刺（吃）！比田鼠羹好刺（吃）多了！村长，饿（我）要天天来刺（吃）！”

四面食客纷纷走避，临走时都同情地看一眼君珂，这姑娘是啥子村长？傻子村的？唉，可惜了一副好容貌。

此时距离当初君珂亮相云雷大比时，已过去了三年，当年遥遥一瞥的惊艳，已在大多数人记忆中淡去，就算觉得君珂有点眼熟，也一时想不到那位传奇人物身上去。

君珂被看得尴尬，无奈之下只好站起来，到窗口看风景，离那群丢人的家伙远一点。